

师小札
著

浅情人不知

QIANQINGREN BU ZHI

This is a story
that warmer than summer

喜欢是浅浅的爱，爱是深深的喜欢
这世上总有一个人，是你一生一遇的深情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浅情人不知

QIAN QING REN BU ZHI

师小札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浅情人不知 / 师小札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4.9

ISBN 978-7-5500-1079-6

I. ①浅… II. ①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9595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浅情人不知

作 者 师小札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出 品 人 李国靖

特约监制 何亚娟

责任编辑 张 越 钟莉君

特约策划 何亚娟

特约编辑 王 瑜 高 蕙

封面设计 树 果 (刘 艳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 710mm × 980mm

印 张 21.5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0 元

ISBN 978-7-5500-1079-6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4-20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第一次亲密接触 / 001
- 第二章 无处不在 / 026
- 第三章 原来你这么喜欢我 / 050
- 第四章 以恋人的方式相处 / 076
- 第五章 我也很想他 / 102
- 第六章 有些等待，注定成空 / 131
- 第七章 原来你这么担心我 / 157
- 第八章 谢谢你给的温暖 / 182
- 第九章 你有多喜欢我 / 210
- 第十章 一心一意爱一个女人 / 237
- 第十一章 可不可以不勇敢 / 263
- 第十二章 你是我唯一的爱情 / 288
- 番外 浅情人，不知 / 305

据说坏心情的时间长了，会反映在自己的身体上。

郑叮叮对着浴室里的镜子擦头发的时候，发现有些不对劲，身体某个部位正发出无声的红色警报，提示她情况不正常。

她放下浴巾，尝试着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自己左胸边缘按了按，摸到了一个如小葡萄大小、滑溜溜的东西。她再用力一按，很胀，还隐隐有些疼。

意识到这颗东西确实实地生在自己左胸上，郑叮叮的心咯噔一下，赶紧穿好衣服，到电脑桌前坐下，打开笔记本电脑进行百度搜索。不一会儿，她看到一个疑似真理的答案：乳房纤维瘤。

乳房，纤维瘤？

她的心再次咯噔了一下。

隔天是周三。下午，郑叮叮请了半天假，前往第一人民医院检查。她问了医院咨询台的护士，得知自己应该挂乳腺肿瘤科。

郑叮叮花了十多分钟，找到了这个她从没来过的科室。门是敞开的，里面坐着两名女实习生，低头安静地看着书，诊室内弥漫着一股清雅悠长的药味。

她进去之前已经看过门口的牌子，知道坐诊医生姓宁，于是直接问：“宁医生在吗？”

两个女实习生齐齐抬头，对着郑叮叮打量了一番，其中一个长发的实习生客气地回答：“宁教授去病房会诊了，大概二十分钟后回来，你先坐下。”

郑叮叮坐下后，两个女实习生轮流询问她病情，她也丝毫不敷衍，回答得很认真。

简单的询问结束，短发的女实习生放下圆珠笔，看着郑叮叮说：“你挺幸运的，碰上了宁教授，他一周也就坐诊两天。”

“嗯？”郑叮叮反问，“因为宁医……嗯，宁教授的医术高明？”

两个女实习生相视一笑。短发的女实习生压低声音，显然话里有话，“医术当然是最好的，更重要的是被他服务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。”

郑叮叮听不太懂，却也捧场地笑了笑，然后侧过头，目光扫过办公桌上的听诊器、压舌板浸泡杯、处方单、回形针、订书机、书籍……没有一件私人物品。

看起来，宁教授应该是个认真、严谨或许还有些刻板的女医生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门外传来沉稳有序的脚步声，一位身着白大褂，戴着口罩的高个子男医生径直走了进来，在郑叮叮惊讶的目光中坐下，修长如玉的一只手取过她面前的病历本，翻到最新一页，声音清润如早春的一道泉水，“你感觉哪里不舒服？”

郑叮叮回过神，立刻说：“我左胸上多了一颗东西，不大不小，摸上去还会滑动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

“昨晚洗澡的时候。”

“在这之前呢？你有没有感觉胸口不舒服？”

“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。”

她回答的同时，心里有些紧张，因为没料到宁教授是个男人。鉴于自己要检查的是敏感部位，她难免有些不适应。

宁教授似乎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直接起身，声音很平常，“跟我进来做个检查。”

郑叮叮根本没有时间迟疑，她只有乖乖地起身，跟着这位宁教授走进隔断墙那边的检查室。她一进去就看见一张干净整洁、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。

宁教授转过身，对着角落的盥洗盆洗手，“躺上去，把上衣掀起来，胸衣解开。”

“……”

长发女实习生已经将隔断间的布帘拉好。

宁教授正在戴手套。灯光下，他一双修长、柔韧又不失力量的手优雅漂亮，色泽如玉，连指端都浮着一层淡淡的光辉。他利落地戴上薄薄的乳胶手套，背对着郑叮叮，“准备好了？”

郑叮叮已经躺在床上，很不自然地掀起上衣，正欲解开前扣，突然听到他微冷而职业化的声音，手上动作一顿，随即说：“再等一下，我快好了。”

她轻轻一呼气，解开了前扣，然后说了声“好了”。

宁教授转过身来，走到床前俯下身，一手将她的棉质T恤再往上拉高了一截，一手翻开她胸前两片薄薄的布料，还未开始检查，就听见她微微急促的呼吸声。他淡淡地抬

头看了她一眼，随即说道：“你抖什么？放轻松。”

郑叮叮点了点头，快速给自己做思想工作：这就是最正常的体检，千万别多想，没必要紧张或害怕。

宁教授认真严肃，心无旁骛，手掌覆盖在郑叮叮左胸上，沿着外上、外下、内下、内上、中央的轨迹循环滑行，进行触诊。

郑叮叮心跳加速到了巅峰。他的手太有存在感——手套很凉，像是冰冷的机械触碰在她皮肤上，激起了她的鸡皮疙瘩。他用食指和拇指颇为专业而富有技巧地按揉她胸部的中央区，同时低低地“唔”了一声，郑叮叮的心瞬间跳到了嗓子眼，血液急速地上冲到脑门，大脑有短暂的空白，耳畔嗡嗡声不断。

很显然，思想工作没有效果，她紧张得过头了。

“举起手臂。”宁教授命令。

她动作机械地照做。

他不轻不重地按了按她的胸内侧。

“放下手臂。”

她再次照做。

他又认真地按了按她的胸外侧。

近十分钟的触诊完毕，宁教授转过身，摘下手套，吩咐她穿好衣服，就先走了出去。

郑叮叮坐起来，快速扣好胸衣，将棉T恤放下来，整理好头发，穿上鞋子下地，回到外面。

宁教授已经坐下，持笔在郑叮叮的病历本上写着：2.4cm×2.1cm，形状为圆形，边界光滑整齐，有包膜。

郑叮叮坐下，耐心地等待。

“初步确诊是纤维瘤，不过你还需要做几个检查，尤其是B超，用来作为最终确诊的依据。”宁教授开完单子交给她，“做完这些后，拿着报告结果再来找我。”

郑叮叮接过单子，说了声谢谢，正低头仔细研究上面的检查项目，余光瞥到了宁教授摘下口罩的脸。她一怔——没想到口罩后是这样一张脸。

非常英俊的男人，五官精致，眼眸清锐有力，鼻高而挺，唇线优雅。

还有些面熟，似曾相识。

电光火石间，郑叮叮想起来了：去年七夕情人节前的一次同城交易，她亲自送货给一位客户，当时在水苑的门口，他坐在黑色的保时捷里，摇下车窗，抽出两张一百元

给她。她找不出零钱。事先她和对方说好了，一共是一百八十九元，让他自己准备好，没料到来了目的地，他还是没带零钱。

“不用找了。”当时他伸手接过她手里的礼品袋，语气冷淡，“就当是你的跑腿费。”

没想到时隔半年，竟然在这样的时间，这样的场合，她与他重新相遇。

宁为谨坐诊的时间是每周三和周五。

周五的时候，郑叮叮带着报告结果来复诊，正好赶上宁为谨在隔断间为一个病人做检查。隔着一扇门，她清晰地听到那个病人断断续续的声音，“宁医生，你轻一点，慢一点，我有点痛……”

郑叮叮被那腻歪的声音雷到了，愕然睁大眼睛，随即当作什么也没听到，将病历本放在办公桌上，耐心候诊。

等待的时候，郑叮叮和宁为谨的两个女实习生聊了几句。

“宁教授很厉害，是咱们市第一个在二十八岁就破格晋升教授的医生。”

“他最近每周都要去医学院帮忙代课，那些学生都当他是偶像。”

“他很厉害，去年创下了医院Lumpectom（乳房肿瘤切除术）手术的最高成功率纪录。”

郑叮叮刚听完她们对宁为谨的溢美之词，隔断间后的宁为谨和女病人就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。她看了那个女病人一眼——那是个上了年纪、身材瘦削、衣着华贵的女人，走出来后还不停地说着自己的症状，情绪很焦虑。

宁为谨给那个女病人开了检查的单子，她接过后笑着说“谢谢宁教授”，然后有些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轮到郑叮叮了。她递上报告结果，宁为谨接过后认真地看了一阵子说：“和初诊诊断结果吻合，是纤维瘤。你的情况很符合手术适应症，不过依照结果，瘤体大小超过了两厘米，传统手术比微创来得好。”

“能不做手术吗？”郑叮叮说，“我听说这种纤维瘤可以吃药，就是保守治疗，好像效果也不错。”

“单纯靠吃药效果不会好，消除肿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非手术彻底割除，不能避免它继续长大，或者发生其他病变。”宁为谨一字一字说得很清晰，虽然语气不重，但听起来很有说服力，“你确定自己能承担这个风险？”

郑叮叮默默地摇头。

宁为谨将B超报告塞回档案袋，打开她的病历本，拿起笔行云流水地写了两行字，

没再说话。

他写字的时候，郑叮叮默默看着他。窗外的阳光正好直射进来，镀在他的侧脸。他侧脸的弧度近乎完美，纤长的睫毛下垂，棱角分明的下颔折射出一道浅浅的光，看起来很神圣。

氛围很安静。

宁为谨直到合上病历本，递还给郑叮叮后才再次开口：“你需要做手术，越快越好，后面两周我有时间，你可以选择其中一天。”

“是你……你给我做吗？”郑叮叮确认。

宁为谨看了她一眼，语气听起来有点冷硬，“对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郑叮叮心想，不管怎么样，他看起来很专业，值得信赖。

郑叮叮走出门诊室，手里捏着一张宁为谨的名片，上面有他的联系方式。她看完后将名片塞进皮夹。

回公寓后，郑叮叮洗了个澡，打开笔记本后更新了一下自己那个荒置已久的网店，并发了一个通告：从××号到××号暂停营业。

郑叮叮是一个玩具设计师，就职于雅趣文化创意有限公司。她平日在公司工作，闲时做副业开网店。网店出售的是她原创的手工作品，但生意一直不好，一个月赚不到十块钱都是常事。

但她从没想过放弃。这家网店算是她的一个童趣的私人世界，连名字都很可爱，叫作“萌萌哒”。

此刻，她翻开了交易记录。去年8月12日，七夕情人节的前一天，有个昵称为“湛蓝的一天”的顾客订购了她的一款“玫瑰流沙瓶”，交易价格为一百八十九元。

那应该是宁为谨送给女友的生日礼物吧，郑叮叮暗自揣测。对了，他的女友完全不介意他的职业？毕竟他每天要动手摸很多女人的那个部位，任何一个正常女孩都不喜欢男朋友每天做这样的事情吧？

想起那个短发实习生别有趣味的活——“被他服务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。”

郑叮叮感觉后背又爬上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退出网店，她打开了自己的私人网络日志，在上面记下：

我和Mr.纤维瘤相遇了。它是圆形的，有2.4cm×2.1cm，和小葡萄差不多大，还挺可爱的。不过为了防止它无止境地长大变质，必须将它割掉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麻药退后，会不会很疼？

写完后，郑叮叮又随意地翻了翻以前的日志，毫无例外，一行又一行，都跳出一个男人的名字，非常好听的名字：陈珣。

这么多年，她为了这个男人，在日志上写下了无数的文字。

一个半月前，陈珣去了N市，再没有联系过她。虽然他说处理好那边的事情后会立刻回来，但在他做出决定之后便得知了一个事实——他放弃了她。

实际上，被甩了的这个事实，隐隐地存在于她的潜意识中。照理说她早该有心理准备，但此刻却又陷入了情绪的最低谷。她慢慢地拉回页面，认真地敲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：

肿瘤能用手术刀割除，那回忆和感情呢？谁知道它们究竟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被遗忘？

手术时间定在复诊日隔周的周四下午。那天宁为谨上午在学校上课，下午到医院抽出时间为郑叮叮割掉小肿瘤。

手术地点是门诊手术室。郑叮叮躺上手术台的那一刻，情绪不免惶恐起来。头顶是无影灯，耳畔传来护士整理手术工具的声音。她做了几个深呼吸，缓缓平复情绪。

手术用的是局部麻醉，麻醉师给她打了一针利多卡因，针头斜刺进胸口的皮肤，又冷又痛。她轻轻皱了皱眉头。

十五分钟后，宁为谨来到她身边。

他穿着无菌服，戴着口罩，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，目光冷静而锐利。他先观察了她的脸色，再伸手按了按她胸口麻醉的部位，确认无误后说：“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”

他的两个助理正是门诊室的女实习生，长发的姓陈，短发的姓付。术前，她们还谈笑风生，对郑叮叮说：“你不用担心啦，这样的手术对宁教授而言就是小儿科，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。保证切口小、恢复快，缝线还很漂亮。”

此刻，麻药起了效果，郑叮叮除了胸口有些闷，倒没有其他特殊的感受。

当宁为谨持刀在郑叮叮胸口划开第一道口子，鲜血绽放在她白皙的皮肤上，她没有痛觉，却有一点微妙的知觉，知道手术开始了。她双眼直视无影灯，没有乱瞟。她听到宁为谨和两个助手断断续续的说话声。他说了几个专业词语，像是在给她们做指导，其中夹杂着吱吱吱的声音，她不明所以，更不清楚这是宁为谨在用电刀为她的切口止血。

整个过程，郑叮叮目不斜视，一直瞪着无影灯。直到感觉酸胀，她才下移目光，正好对上宁为谨眼角的余光。

“哪里不舒服？”宁为谨一边有条不紊地进行手术，一边问。

隔着口罩，他的声音听起来颇为慵懒。

“没有不舒服。”

“放轻松，快结束了。”他说话的同时用纱布重重地压了压她的出血点。

整个手术用了二十七分钟。结束后，割下的纤维瘤被送去做冰冻切片，用以确证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。

宁为谨摘下手套，褪下无菌服，径直走了出去。

小陈去送病理组织，小付留在手术室陪郑叮叮。

“宁教授呢？”郑叮叮问。

“他啊，大概出去抽烟了。”

“抽烟？”

“这是他术后的习惯，因为术前几个小时不能抽，术后放松了，可以来一根。”

郑叮叮点头表示理解。

“对了，我们宁教授很帅吧？”小付突然笑问。

“嗯？”郑叮叮反应过来后实话实说，“他是挺帅的。”

“很多女病人都点名要宁教授做检查呢，就是为了享受他的服务。”

郑叮叮若有所思，跟着笑了笑，“那，我猜他的女朋友一定压力很大。”

“他还没有女朋友呢。”小付声音轻快，“他是单身，最近常去相亲，但没有一个成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切除了小肿瘤，郑叮叮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不由得跟着八卦一把。

“他很挑剔。”小付说，“譬如他讨厌女生化浓妆，讨厌女生穿高跟鞋，讨厌女生矫揉造作，讨厌女生吃葱烧猪肉，讨厌女生看偶像剧，还有很多讨厌的点……唉，他的禁忌很多。”

“葱烧猪肉？”郑叮叮疑惑，“这个讨厌的点好奇怪。”

“因为他讨厌吃葱，也讨厌吃猪肉。”

“……原来是这样。”郑叮叮在心里默默加了一句：原来宁教授是这么难搞的男人。

聊了近半个小时，小陈送回了切片报告，笑着对郑叮叮说了句恭喜，显示病理组织是良性。

郑叮叮走出手术室，正好看见宁为谨从安全出口进来。她走过去，郑重地向他道谢。

“不谢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。”宁为谨说，“术后的注意事项小陈她们会和你详细

说的，记得一周后拆线。”

“好的。”郑叮叮点头，同时嗅到了他衬衣上的烟味。

他果真是出去放风了。

宁为谨交代完后就转身走了。他个头高，走路的时候背脊却是笔挺的，一只手垂在身旁，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，雪白的医袍纤尘不染，脚步微快，干净利落中带着一点倜傥意味。

的确很有医生的气派。

接下来的一周，郑叮叮请假在家休息，悠闲地画设计图。一天晚上，她正为某个细节绞尽脑汁，电脑左下角淘宝旺旺的提示音冷不丁地响起，她下意识地点开，竟然是“湛蓝的一天”。她挺惊讶的，心想：宁教授又来光顾我的小店铺了？

“掌柜在吗？货架上的河马抱枕有现货吗？”

郑叮叮敲了几个字：“宁教授？”

“啊哈？”

“你不是宁教授吗？”如果她没记错的话，那天开着保时捷取货的就是宁为谨。

“哦，宁教授是我哥，上一次我临时有事，就让他帮我拿货。”

原来是这样。

“咦，怎么？你认识我哥宁为谨吗？”对方反问。

“我刚在他那里做了一个小手术。”

“这太巧了吧！那你现在情况还好吗？应该多多注意身体，最好少上网啦。”

“嗯，我随便挂着呢，这几天不营业，你如果需要河马抱枕，我十天后可以发货。”

“这次还提供上门送货的服务吗？”

“同城的话，没问题。”

“OK，祝你早日康复。”宁教授的妹妹发来一个可爱的笑脸。

一周后，郑叮叮去医院拆线，还是由宁为谨亲自服务。他一手按在她的胸口，一手拿着镊子将她伤口的线轻轻抽走，再仔细查看她伤口的情况。这一次他没戴手套，微凉的指腹碰上她的肌肤，让她感觉有些不同。

他眼神专注在她的伤口上，认真地评价：“伤口没有发炎，没有红肿，恢复得不错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

他又看了她黑色的光面文胸一眼，“换个大一号的内衣，这个勒得有点紧。”

“……哦，我知道了。”短暂的一愣后，郑叮叮乖乖地答应。

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一切秘密曝光在宁教授如炬慧眼下的事实，也能坦然地听从他的建议，换一个大一号的内衣。

“别担心。”他的眼神依旧专注地投在她的左胸上，声音有点低哑，“只要遵照注意事项，好好调护，不会留疤。”

“好。”

郑叮叮话音刚落，就听见隔断间外某个响亮的女声，“宁教授呢？他今天在吧？我特地请假过来咨询他一些问题呢。哦，他就里面是吧？好，我在这等他。”

郑叮叮跟着宁为谨走出去。她看见四五个女人齐齐挤在办公室里，热情地和宁为谨打招呼，而他只是随意扫了一眼，简单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回应，然后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。

正起身拿血压计的小付转过身对郑叮叮眨了眨眼睛，小声说：“宁教授是我们医院的一尊男神。”

郑叮叮微笑。

宁为谨刚坐下，边上的一个女人突然迸出一句话：“宁教授，听说您上周去相亲了，成功了吗？”

她们居然还时刻掌握着宁为谨的动态，郑叮叮很意外。

宁为谨持笔在病历本上挥洒，声音很淡，“没成。”

“真可惜，不过您这样的条件压根不用着急，总会遇到好的……说起来，我有个侄女大学刚毕业，幼师专业，相貌过得去，性格也不错，就是个子矮了点，勉强一米六零，要不您考虑一下？”

“谢谢，不过我暂时不打算考虑这个问题。”宁为谨的笔端没有停顿，连眼皮也没抬。

郑叮叮收拾好东西，越过人群往外走，突然听到宁为谨不轻不重地说了句：“记得下个月来复查。”

她意识到宁为谨嘱咐的对象是自己，回过头说了声“好”，又加了一句“谢谢”。

郑叮叮从三楼走下去，来到门诊大厅，看见不少穿着白袍来来往往的医生，高矮胖瘦都有，但看了一圈发现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比宁为谨更像医生，她突然意识到小付的话很有道理：宁教授的确是出类拔萃。

三天后，郑叮叮亲自去天水苑送货。这一次，前来提货的是个年轻可爱的女孩子，眉眼和宁为谨有些神似，她笑着表明自己就是宁为谨的妹妹宁为璇。

“四十二元。”宁为璇爽快地将钱塞给她，笑容甜美，“谢谢你亲自过来送货。”

郑叮叮将包装精美的礼品袋递给她，她接过后，发现了礼品袋上的一对猫耳朵，惊喜道：“这个袋子好萌。”

“是我自己设计的。”郑叮叮点了点袋子后头，“后面还有一个尾巴。”

宁为璇翻过来一看，袋子背面果然还有个毛茸茸的尾巴，“你好有才华啊。”

两人正在说话，一辆车缓缓开到小区门口。宁为璇一眼就认出了这辆车，笑着扬了扬下巴，“哟呵，宁大教授来了。”

果然是宁大教授，开的依旧是那辆保时捷。他在她们面前停车，放下车窗，目光投在郑叮叮身上，似乎在探究她为什么在这里。

郑叮叮主动打了招呼。

宁为谨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服，气质显得比穿白袍时要成熟内敛，尤其他雅致漂亮的手骨下方的那颗黑宝石袖扣，不动声色地透着尊贵。他没有和郑叮叮说话，只是淡淡地点头示意。

郑叮叮收到了钱，立刻对宁为璇说了拜拜，转身就走，没走几步就听见宁为璇问：“哥，你今天相的那个刘小姐，还合你胃口吗？”

“不好不坏，没有特别的感觉。”

“你再挑剔小心‘嫁’不出去！”

“我急什么？”语气很淡漠。

.....

郑叮叮闻言有些意外，原来那天宁教授在医院里对关心他的女病人们撒谎了，他私下很在意终身大事，并且还在积极相亲。

不过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难道他是个心口不一的男人？

算了，和她有什么关系呢？郑叮叮无声地笑了一下。他不过是她的主治医生而已。

周六下午，从云南旅游归来的筱琼请动完手术的郑叮叮喝下午茶，约在老地方——湖滨路酒店的大堂。

郑叮叮提前二十分钟打车过去，到达目的地时接到了筱琼的电话，她说家里的小狗急性腹泻，她正在处理，可能要晚半个小时到。郑叮叮善解人意地说：“你慢慢来，我等你。”

郑叮叮点了一壶锡兰茶和一份红糖香蕉司康，悠哉地从包里掏出一本《生活周刊》，一页页翻看。她看任何有文字的东西都很仔细，甚至连右下角的广告都会一字字

地读。时间在她聚精会神的阅读中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
突然，耳畔传来敲桌的声音。

郑叮叮抬了抬眼皮，一只好看的手轻轻撑在她面前的大理石餐台面上。

“嗯？”她抬起脸，映入瞳孔的是一张熟悉的，准确来说是近来很熟悉的脸——宁为谨。

他穿着正式，一身G&H的英式西服，深灰色的暗纹，平整熨帖，显出他宽肩窄腰、优雅而有力的身线。

“宁教授？”郑叮叮很意外。

宁为谨探究般看着她，表情很是放松，慢慢地说道：“竟然是你。”

“啊？”郑叮叮一头雾水。

宁为谨正欲在她对面坐下，不远处传来一个清甜的女声，“宁教授？”

郑叮叮回头，和宁为谨的视线一起投在那个女孩身上。她顿时明白了这是什么情况，原来是宁教授搞错了相亲对象。

那个穿红色针织衫的女孩起身，对宁为谨招了招手，笑容有些腼腆，“是这边啦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找错人了。”宁为谨说完，迈开长腿朝真正的相亲对象走去。

郑叮叮低头瞅了瞅自己身上的红色针织衫，心想，早知道就该穿那件紫色的毛衣，省得闹出这样的误会。

她端起杯子喝了口茶，不由得又想，宁教授的相亲频率还真高，称得上是屡败屡战。

她还记得他的实习生陈述的那几条：他讨厌女生化浓妆，讨厌女生穿高跟鞋，讨厌女生矫揉造作，讨厌女生吃葱烧猪肉，讨厌女生看偶像剧……这么细想一下，她发现自己也戳中了他的一条禁忌：她偶尔也追看偶像剧。

等等，这和她有什么关系？

她果断打断念头，放下杯子，继续翻阅杂志。

筱琼迟到了四十分钟，一坐下就深深吐纳了一口气，“我好怀念云南的空气和水，回到这里都不能适应了。亲爱的，你去过后就会明白，我们这里的空气是多么的糟糕。”

郑叮叮持壶为她倒了一杯茶，“有本事就一辈子留在那边，别留恋这里的红尘万丈。”

筱琼摸了摸鼻子，“那边的古镇真的很不错，就是没有星巴克和哈根达斯，我就这

一点不能适应。”

“好啦，我了解你，红尘俗世才是你心之所向。”郑叮叮将杯子推到她面前，“那些个世外桃源，你待一个月没问题，待更久你一定会被憋死的。”

两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闲聊开来。当然，话题还是没能绕开“陈珣”二字。

“话说陈珣联系过你吗？”筱琮问。

郑叮叮摇头。

“连通电话都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他也太不负责任了。”筱琮皱眉，“不管怎么说，他应该给你一个交代的，怎么能一句话也不说就无情地离去？还是去找别的女人，他到底有没有当你是他女朋友？”

郑叮叮的眼神黯淡下去，片刻后说：“可是我本来就不是他的女朋友。”

筱琮挑起眉毛，“你为什么要将自己的位置摆得那么低呢？还一直爱得那么卑微？”

郑叮叮轻轻拨弄杯子里的小勺子。

“本来以为你们这回可以修成正果，你也能如愿以偿，谁知道会这样？”筱琮摆正脸孔，“亲爱的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这一次，他再回头找你，你也要考虑清楚要不要接受。一旦接受了，你就要面对一个事实，也许他这辈子都没法和温梓馨撇清关系，你能接受吗？他不会对你一心一意的，你在他的生命里不会是唯一，你需要一直面对另一个女人的潜在威胁，那样会很累。的确，我承认他又帅又有魅力，不过那些有什么用呢？他又不是你一个人的。”

郑叮叮继续沉默。

“还有，你说你高一的时候就认识他了，现在你快二十五了，近十年的时间啊，要成早成了。”筱琮一针见血，“你们命中无缘，我不信你不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郑叮叮坦言道：“这些我都知道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遇到比他更好的人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自从喜欢他之后，就没法对其他人动心了。”

“恕我不能理解，我没有爱过任何人，不知道你着的是什么魔。”

话音消匿，双方保持了沉默。

筱琮握着银匙缓缓地搅拌咖啡，余光却瞟到不远处的一对男女。一个穿红色针织衫的女孩腾地站起来，震惊地看着她的男伴，片刻后整张脸都涨红了，提声说：“你真的太过分了！”言毕，她拎起包，扭过脸，骄傲地丢下男方，昂首挺胸地往门口的方向走

去。那位男伴没有急着追回佳人的意思，反而坐在原位，低头玩手机。

筱琼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嗤地笑出来。郑叮叮反应过来，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正瞧见宁教授的相亲对象疾走而去。而宁教授一个人气定神闲，不急不躁地坐在原处捣手机。

“亲爱的，你看对面的大帅哥，那双腿，啧啧，太诱人了。”筱琼说，“优雅、修长、轮廓清晰，看上去很有力量。”

被点评的宁教授有感应似的抬起头，目光正好和郑叮叮的撞在一起。

郑叮叮有些尴尬地错开目光，回头对筱琼说：“那个，其实他就是给我做手术的男医生。”

“不会吧，这么巧？是他给你动的手术？那你岂不是被他看光了？”

“这很正常吧，躺上手术台的人都要脱光的。”

“手术结束后，你再和他面对面，不会觉得尴尬吗？”

“还好吧，反正等复查完了，我和他也不会再见面。”

“对了，亲爱的，他还在看你。”

郑叮叮悄悄回头看了一眼，果然又撞上宁教授沉静的目光。他坐在那里，身姿优雅，表情温和，看着她的眼神很自然。

“别说了，也许他听到我们的议论了。”郑叮叮再次收回目光，有点心虚地咳了咳，“背后议论人家的确不礼貌。”

筱琼随性一笑，换了个话题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郑叮叮无意间回过头，发现那个沙发卡座上已经没有人了，台面上搁着两杯满满的柠檬水，宁为谨早走了。

撞见宁教授相亲失败的插曲很快被郑叮叮抛到脑后，直到又一个月初去医院复查的路上，她才意识到再次见到宁教授可能会有些尴尬。

她来得晚，正好错过问诊高峰期，门诊室没有其他病人，戴着口罩的宁为谨正低头，专注地写着什么。

郑叮叮叩门，宁为谨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也没抬头。

“宁教授，我来复查。”郑叮叮说。

宁为谨听到她的声音，放下笔，抬头看了看她，“这段时间伤口处有发痛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郑叮叮说，“只是有点暗红，洗完澡后有点痒。”

宁为谨沉吟了几秒，站起来，指了指里面诊室，“我帮你检查一下。”